

高林編

海豚出版社

羅孚友朋書札輯

高林编

海豚出版社

羅孚友朋書札輯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罗孚友朋书札辑 / 高林编 . -- 北京 : 海豚出版社 , 2017.8

ISBN 978-7-5110-3493-9

I . ①罗 … II . ①高 … III . ①罗孚 - 书信集 IV . ①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9708 号

书名题签 : 邵燕祥

总发行人 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 : 张 镛

装帧设计 : 吴光前 霍雨佳

责任印制 : 于浩杰 李艳玲

出 版 : 海豚出版社

网 址 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 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

邮 编 : 100037

电 话 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印 刷 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 :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
开 本 : 16 开 (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)

印 张 : 23.5

字 数 : 75 千

印 数 : 1-3000

版 次 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: ISBN 978-7-5110-3493-9

定 价 : 11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从今往后，纸质书信将成绝响。我们面对的这部三百余页影印手迹，是二十世纪中国文人的一部书信选。幸赖罗孚先生珍藏，今天才得供大家分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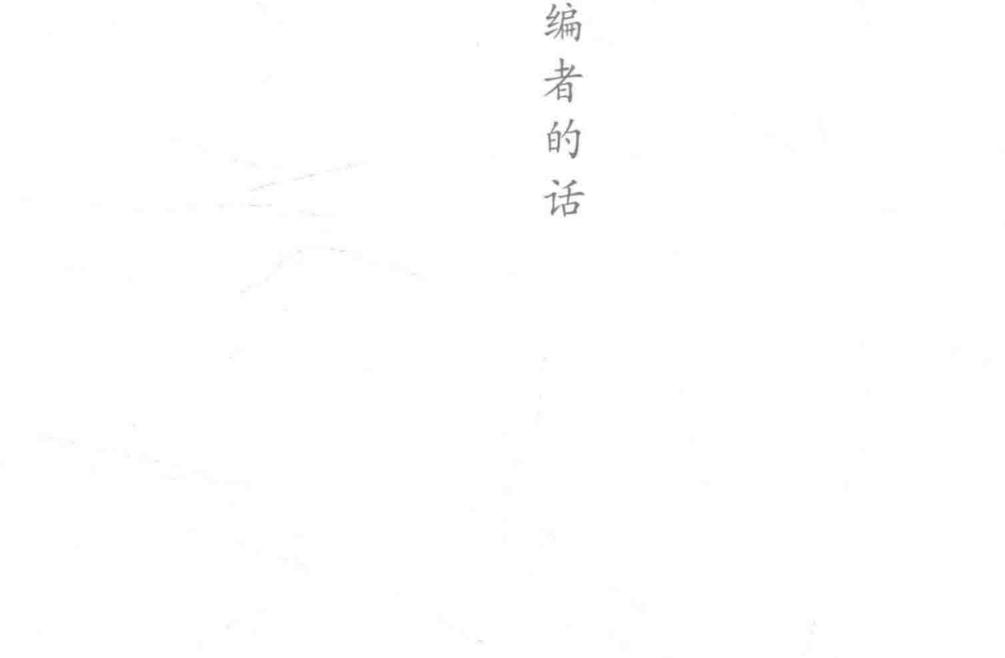
我强调这是一部文人书信选，是因收信的罗先生和来信的五十位旧雨新知，都是本来意义上的文人，所谈亦均文心文事。鲁迅先生概括魏晋文人风度，涉及他们“与药及酒之关系”；若从深广的历史背景而言，与二十世纪中国文人关系至深的乃是苦难与挣扎，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，大体上是他们喘息甫定立即回到与书籍及诗文的“关系”，不失其文人本色，更见他们的坚守与从容。他们的书信往还，一派翰墨之交道义之交互相理解尊重关怀的传统伦理，不见丝毫非常年代斗争哲学的气息，或者这就是文人之所以为文人吧。

此集里的书信作者，最年长的包天笑、丰子恺生于十九世纪，冰心、曹

聚仁、林风眠生于世纪之交的一九〇〇年，蒋彝、巴金、聂绀弩、楼适夷、柯灵、钱锺书均生于二十世纪初年，这些前辈，以至前辈的前辈，皆为中国社会文化向现代转型初期的先行者。有个别健在者，最年轻的董桥亦已年逾古稀。所谓往者已矣，而今尔后有心的读者，可能会从这些片纸零篇想象二十世纪文人的背影以至音容，那就可以算异代的知音了——自然，知音是指同情的理解，而未必是也不须以共鸣相期，毕竟当年的时与势早成陈迹，读者也尽是另一世纪的人了。

是为序。

二〇一六年十月十六日，丙申九月十六日，邵燕祥于北京



编 者 的 话

罗孚先生，也许有人会觉得陌生。但一提起上世纪80年代在《读书》等许多内地报刊上写散文、写文学评论、介绍香港作家的“柳苏”，就有许多人知道了。2010年前后，北京和香港相继出版了《罗孚文集》和他的主要著作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、了解他。

罗孚和柳苏都是笔名，他本名罗承勋。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，2014年逝世于香港。1941年罗孚在桂林加入《大公报》，先后在桂林、重庆、香港三地《大公报》工作，曾任香港《大公报》副总编辑，香港《新晚报》总编辑。他还担任过香港《文汇报》“文艺”周刊主编，创办了《海光文艺》月刊。他也曾是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作协会员。他以丝韦、辛文芷、吴令湄、文丝、柳苏等笔名，在内地和香港发表了大量的散文、随笔和文论、诗词。著有《北京十年》《燕山诗话》《香港，香港……》《南斗文星高》《文苑缤纷》《西窗小品》《香港文丛·丝韦卷》《繁花时节》和《我重读香港》

等，编有《聂绀弩诗全编》《叶灵风读书随笔》和《香港的人和事》。由于一些并不特殊的原因，他曾在内地和香港都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。1993年，他回到香港，以“罗孚”为本名和笔名，继续从事写作和文艺社会活动。

罗孚先生的一生，经历之“奇”，涉猎范围之广，在他的同辈人当中是不多见的。他虽然历经坎坷，但也丰富多彩，他在许多领域都非常专业，都有不菲的成就，他是报人、编辑、记者、作家、诗人、文学评论家，也是绘画和书法作品的收藏家和鉴赏家，还是图书策划人和出版家。当然，他也是以为党的统战工作者。

在这些工作中，书信往来是必不可少的。书信比之其他文体，更能体现一个人的人格、思想和爱憎。一个人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，更能反映出他的快乐和烦恼，更能让人体会到那些未加掩饰的性格和情感。阅读书信，往往能加深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时代的理解。

罗孚先生珍藏了五十多年来二百多位朋友和工作联系人的往来书札，这里有朋友的情谊、同侪的关怀、前辈的教诲、后进的爱戴。这些信件不仅记录了罗孚先生自己的人生历程，也从一个别样的角度记载了一段段难忘的时光和真挚的感情。这不仅是罗孚先生个人的精神财富，也是一代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心灵史。

本书选刊了罗孚先生珍藏的部分信札和手稿，选编时按照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。

高 林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

目 录

序 / i	丰子恺 / 95
编者的话 / iii	戈宝权 / 97
	黄苗子、郁风 / 102
巴 金 / 1	黄 裳 / 111
包天笑 / 9	蒋 紂 / 117
冰 心 / 13	金尧如 / 121
曹聚仁 / 16	柯 灵 / 126
陈文统 / 32	李慎之 / 143
董 桥 / 46	梁漱溟 / 146
范用、许觉民 / 68	林风眠 / 149

楼适夷 / 154	薛君度、杨庆堃、李铸晋 / 278
卢玮銮 / 158	痖弦 / 283
聂绀弩 / 171	杨宪益 / 285
启功 / 196	叶君健 / 293
千家驹 / 202	叶灵凤、赵克臻 / 296
钱锺书 / 210	亦舒 / 304
邵燕祥 / 212	尹瘦石 / 308
沈峻 / 225	查良镛 / 312
舒芜 / 230	赵隆侃 / 320
王益知 / 237	郑超麟 / 329
吴祖光、新凤霞 / 243	钟叔河 / 336
萧乾 / 250	周策纵 / 346
许良英 / 260	周作人 / 349
徐铸成 / 264	

巴 金

巴金和《大公报》的渊源，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初。在《大公报》的天津版、上海版、香港版、桂林版和重庆版的“文艺”副刊上，一直都能经常看到巴金的文字。在罗孚主编香港《新晚报》的时候，巴金也是《新晚报》的作者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期，巴金的《随想录》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初次刊登，不幸被删节。后来，罗孚把这部书稿介绍给了范用，于是有了今天受人称道的三联版《随想录》。

1992年底，罗孚去上海校对他编的《聂绀弩诗全编》，他和柯灵一起去看望了巴金。言谈一开始，巴金就对罗孚说了一句“真话”：“我不知道你的情况，但我从常识判断……”

承

运动 因此：

节俭，不挥霍，这是我国之通俗。但近来国内以及吾友之仿效者甚多，不外是由于需要，殊属可笑。且下，不外是由于需要，殊属可笑。

好，

祝

红

不

见了，近况

如何，甚悉。

西
庚午年正月

收穫社



承助 四四：

好久没有台集了信了，近况如何？念。

四维 承助同志

大公报文汇报办事处
转寄香港报

上海巨源路作
告急金会

能上不能行越文章，请勿多念，能不
作点日文收的第二期收到上刊出，我已在
作了些删改。并已去函之章，快了点，将有两本
此致 谢 虎吉西路二坊 二号。此致 谢 虎吉西路二坊 二号。
此致 谢 虎吉西路二坊 二号。此致 谢 虎吉西路二坊 二号。

收稿社

承勦同志

好久不通信了。去年年底兩次
也沒有不曾到過，前事想念。
所幸听说這事已過上海，真不壞了。

寄上文章一篇，請審閱。

這篇文章是為我那本訪越
小書的摘要，只收在單
行本內，不打算在國內報刊發表，
所以不退還。摘要之前還有一
篇代序，尚未發排，出版期當在

此以後。

敬禮

又重慶社
十一月一日



承勋同志：我已看到了三月廿七日“文艺”谢林
（林志）的文章。里面有关于集邮的文章。
听说不在国内登载，最近上海之文汇报要
登载，有关越南的稿件，我把那篇的文字抄
改后，13号寄去，大约在后天刊出。
现在又寄上英文一篇，^{是日也不好}请查收，不知是否
来得及在十日刊出。我还有一个报
闻，文字略有不同的底稿，打算过几天（九、十日）
寄去明日报的东风。

每
日
社

已
三
月

收
稿
社

承助同志

（我先已函往了，你近二个月）

現去香港
被扣香港
居留香港

六月、你來的信早收到，我一直忙，因此沒有回信，請原諒。你謂加“秋色賦”，前作有是小峻青同志，他兩三月份，去烟台養病，最近回來，身體還是不好。聽人說，他在上海見過你。今年国庆已过，未見你來上海，希望明年底能有機會見面。你來信還提到我的文章，我剛上完了兩篇关于大寨的文章，字數取多，尚未改一下，縮成七八千字，再給你。你上“聖經研究”（前已收到），上次告訴你，小書的名稱是搞乎前進。後來抽出幾本，送朋友，送稿子，不復用。你文章的參看，你便收用吧。我這後还想和你談一件事：金仲華因去最近去日本訪問，可是已才體檢，飞机又坐金那样大，我在東京在上海日本工业展览会上见过他，他帶回上身，祝好。

已收
十一月廿二日

私
助
毛毛。

我上山从长崎归国上街，想起毛毛

前的毛毛文集，感到无声，耳边有一首歌在耳畔广向四方传。

在毛毛道爱讲讲许多。

毛毛不常用毛毛送给我。连毛毛毛毛上。但以后可用毛毛发春

毛毛不再讲吧。

记

80
已亥年九月廿一日

承勋先生：

信收到，谢谢您寄给我。

本月二日我因感冒发高烧，家人拉我去门诊，说知一来就给医下了，已经
倒了一星期，大约还要住六七天。第一次访加倒得到了休息。

有一件事要告诉您：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重排《随想录》，印了十万册，
不久可以发行。您说“发言人”，这是过誉。^{老人}我只是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我的
之言不过是找对“善”字的解释而已。

祝

好！

巴金
十月